

大西島一女2

却成了一项命令，已经逐级得到了通过。我们也曾让人在部里进行过活动。难道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畏缩不前，临阵不满吗？

我说了畏缩不前？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害怕。一天晚上，在古腊腊^①，我发现两名卫兵被杀，肚子上按帕拉贝人^②的习惯被可恶地开了个十字形口子。当时我害怕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害怕。但是现在，当我看着那无边的夜色，想到一轮巨大的红日即将喷薄升起时，我知道自己并非因害怕而在颤抖。我感到心里对某种神秘的事物既是敬畏，又被吸引，两种感情在激烈斗争着。

可能只是梦幻泡影，头晒得太热，看蜃景看得神魂颠倒后产生的幻觉；也许有一天我能再读这篇文章，那时我就会感到既可悲又害臊，就象年过半百的人重读往昔的信札时一样，禁不住要哑然失笑。

梦幻泡影。但是，这些梦幻泡影对我来说十分珍贵。部里的信指示说：圣达维上尉和费利耶中尉要设法弄清塔西利^③白垩纪晚期的砂岩和石炭纪石灰岩间的地层关系……如属可能，他们应趁机了解阿杰尔人^④对我们的态度有否变化，等等。”如果这次远行只涉及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想我就不会去了……。

所以，我是在期待着看到自己所害怕的事。如果见不到使我莫明其妙得就会发抖的那个东西，我反倒会感到大失所

① 古腊腊，北部中央撒哈拉绿洲名，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② 帕拉贝人，摩洛哥柏柏尔人的一个分支，属柏柏尔桑哈贾人，过半游牧生活。

③ 塔西利，按柏柏尔语，意为高原，指撒哈拉中部的带状高原。

④ 阿杰尔人，住在塔西利高原北部的图阿雷格人。

望。

在米亚干谷^①的底部，有只豺在嚎着。朵朵浮云也象是热得鼓了起来。一轮明月透过云层撒下一片银光，一只斑鸠竟误以为是乍出的太阳，在棕榈林里咕咕地叫了起来。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我俯到窗前看了一眼。一个穿着黑色发亮衣服的人影从堡垒平台的泥地上悄悄地闪了过去。象是一道闪电掠过了夜空：这人刚点了一支烟。他面朝南蹲了下来，抽起了香烟。

这是我们的图阿雷格^②向导赛海尔·本·谢赫。三天后，他将带领我们穿越黑色的石漠、漫长的干谷、银色的岩盐矿、黄褐色的风化残丘和灰暗无光的金色沙丘。信风一吹，沙丘顶上就会卷起一条暗淡的、蠕动着黄龙。

赛海尔·本·谢赫！就是此人。我又想起了杜凡利埃那句悲哀的句子：“上校刚要上马，就挨了一马刀……”^③赛海尔·本·谢赫！……他就在这儿。他平静地抽着烟，还是我给他的那包烟……我的上帝！我背叛了您，求您饶恕我。

回光镜把黄色光线反射到纸上。命运真是奇怪。十六岁时，我莫名其妙地报考了圣西尔陆军学校，成了安德烈·德·圣达维的同学。我本来也可以学法律或学医的。那样的话，我就会安安稳稳地住在一个城市里，既有教堂，又有自来水；而现在，却象个幽灵，穿着布衣，瞧着那即将把自己

① 米亚干谷，米亚河发源于撒哈拉的塔德迈特高原，河床一直到瓦格拉北部，平时干涸，故名之。

② 图阿雷格人，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

③ H·杜凡利埃：《弗拉脱尔考察的失败》，1881年《法国地理学会学报》（原注）。

弗拉脱尔（1832—1881），法国军官，探险家，被图阿雷格人所杀。

杜凡利埃（1840—1892），法国探险家，著有《北国阿雷格人》一书。

吞噬的沙漠，心里充满了难言的焦虑。

一个虫子从窗口飞了进来，个头儿真大。它嗡嗡叫着，在墙上回光镜照亮的地方扑来扑去，最后没劲了，翅膀在还燃着的蜡烛上烤着了，掉在我面前的白纸上。

这是一只非洲金龟子，很大，黑色，杂以浅灰色的斑点。

我想着其它的金龟子：它们的法国兄弟是金褐色的。夏天晚上，雷雨将临，我看着它们象小球一样从故乡的地里飞了起来。小时候，我就在那里度假，以后当了兵也还如此。最后一次休假时，就在那块草地上，我身边走着一位身材修长，穿着白衣的姑娘。晚上很凉，她就戴了一条平纹布的披巾。现在，只是在回忆掠过的时候，我才抬头向挂在房间光秃秃的墙角上的玻璃镜框望上一眼。因为光线太暗，我看不清那张像片。我明白，原本可能占据我整个生活的东西，对我已无关紧要了。对这段哀伤的情史，至今我已感到索然寡味。即便民间的流浪歌手来到窗下哼那有名的怀旧曲子，我也不会去听了，如果他们过于强求，我就打发他们离开。

是什么引起这种变化的呢？这里有个故事，也许是个传奇，反正讲这事的人蒙受了最大的不白之冤。

赛海尔·本·谢赫抽完烟了。我听着他慢慢地回到他的席子上去。他住在B屋，靠近左边的岗哨。

我们应在十一月十日出发。和这封信附在一起的手稿开始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星期天；结束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四。

奥利维·费利埃

北非骑兵三国中尉

第一章 南边的哨卡

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星期六。两件轻重不等的事影响了哈西伊尼费勒哨所里单调的生活：送来了赛西尔·德·C小姐的一封信和最近几期“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中尉先生，我是否可以看看？”沙脱兰中士说。他把包在公报外面的纸条拆开，开始翻阅起来。

我点了点头，以示同意。我早已全神贯注地读起C小姐的来信了。

“您收到此信时，”这可爱的姑娘大体上这样写道，“妈妈和我已经离开巴黎去乡下了。如您在北非愿我同您一样感到无聊，如果这样就能使您快慰的话，您肯定能如愿以偿的。我去买买东西。我和您打赌的那匹马，自然，我输了。前天，我们去马尔西雅·德·拉杜什家，爱利雅·沙特里昂也在。他总显得出奇的年轻。我给您寄去他最近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好象把马尔西雅·德·拉杜什一家给如实地写进去了。我一起寄去布尔歇^①、洛蒂^②和法朗士^③的近作，还有两三把在咖啡馆里演出时用的颇为时髦的锯琴。在政治方面，大家认为地方教会自治法的执行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在戏剧方面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我夏天

① 布尔歇（1852—1936），法国心理小说家。

② 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作品中颇多异国情调。

③ 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著有四卷集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小说《企鹅岛》、《众神渴了》、《天使的叛乱》等作品。

订了份《画报》，您若感兴趣……在乡下感到无所事事，只能老是同一群笨蛋玩网球。我常给您写信，但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别告诉我您对小龚勃马尔的看法。我不是廉价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对我说我漂亮的人，特别是对您，我颇为信任。总之，一想起来我就十分恼火。我对农场里的任何一个小伙子都不会有您对乌拉德纳伊勒^①人的四分之一那么随便……不说这些了。有些人的想象力实在令人讨厌。”

正读到这位放任的年轻姑娘写的这个地方，我听见骑兵中士气愤地叫了起来，不禁抬起了头。

“中尉先生！”

“怎么了？”

“嗨！部里简直在开玩笑。您自己读吧。”

他把“公报”递给我。我念道：

根据一九〇三年五月一日的决定，德·圣达维（安德烈）上尉一原编外一分配到北非骑兵三团，并被任命为哈西伊尼费勒哨所的指挥官。

“德·圣达维上尉来当哨所的指挥！我们这个哨所可是无可指责的。简直把我们这里当作废品处理站了！”

我对这一任命同中士一样感到惊讶，但这时我望见了古罗那张爱打听的、讨厌的脸。他是犯了错误贬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让他管管帐。这时他停笔不写了，阴险地、很感兴趣地倾听起来。

“中士，圣达维上尉是我一届的同学，”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① 乌拉德纳伊勒，阿尔及利亚南部高原名，该词亦用以称呼当地的游牧或半游牧的居民。

沙脱兰对我欠了欠身，出去了。我跟着也走了出去。

“喂，老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撅什么嘴？别忘了一小时后我们就要出发去绿洲了。准备好弹药，得认真改善改善伙食。”

回办公室后，我示意让古罗走了，只剩下我一人。我匆匆地给德·C小姐回了封信，然后又拿起了“公报”，重读了部里任命哨所新指挥的决定。

我指挥这座哨所已有五个月了。毫无疑问，我能挑起这付担子，我还欣赏这样颇为自由自在，不是我自吹，在我领导下，整个哨所同在圣达维的前任迪安里伏上尉指挥下大不一样了。这个迪安里伏上尉，人倒不错，是个受过老式训练的殖民军军人，在陶德斯^①和杜谢纳^②的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他生性嗜酒，一喝上几杯，就会把所有的方言都混淆起来，甚至会用萨卡拉瓦^③语来审问一个哈乌萨^④人。他对哨所的用水最是严格，无人可以与之相比。一天上午，他同沙特兰中士一起配苦艾酒，中士的眼睛盯着上尉的杯子，奇怪地发现水的比例比往常为大，绿色的酒都发白了。他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抬起头来。迪安里伏僵直地坐在那里，手里的长颈瓶斜着，眼睛还盯着水往糖上滴。他已经死了。

这个为人和气的酒鬼死后，整整五个月，上面好象对谁顶替他毫不关心。我开始还希望能正式任命我担任事实上我已经担任着的职务……但今天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

① 陶德斯（1842—1922），法国将军、曾统率法军攻占达荷美。

② 杜谢纳（1837—1918），法国将军，曾在阿尔及利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进行过殖民战争。

③ 萨卡拉瓦，马达加斯加西岸的民族。

④ 哈乌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北部的黑人人种。

圣达维上尉……在圣西尔，他是同我一年入伍的。有段时间，我不知他的去向。后来我曾经注意到他晋升得很快，并得了勋章，这是对他提贝斯提^①和艾尔高原^②的三次考察中表现特别勇敢的奖赏；但是，在第四次探险时，突然发生了一场神秘的悲剧：他是同毛雷奇上尉一起去的，但只有他一人还了。在法国，任何事情都会很快就被遗忘的。事情过去六年了，我没再听人说起圣达维，我还以为他已经离开部队了。现在，他竟然成了我的上司。

“算了！”我想，“谁来都一样！在军校时，他人很好，我们间的关系也一直不错。再说，要升上尉我军龄也不够。”

想到这里，我就吹着口哨走出了办公室。

沙脱兰和我现在到了那个贫瘠的绿洲中央的水潭边上，把枪放在已经不那么烫的地上，藏在细茎针茅编成的一片栅栏后面。落日的余辉映在小沟里的死水上，一片通红。定居在那里的黑人就用这水来灌溉可怜的庄稼。

一路上谁也没有吭声，潜伏时还是一言未发。沙脱兰明显地是在赌气。

悄悄地，我们先后打下了几只可怜的斑鸠。它们在炎炎烈日之下，拖着瘦小的翅膀，飞到这一潭绿色的死水里来解解渴。我们脚下已躺着六、七个鲜血淋淋的尸体。我拍拍中士的肩膀，叫了声：

“沙脱兰！”

他吓了一跳。

① 提贝斯提，乍得北部的高原。

② 艾尔高原，位于尼日尔北部，霍加尔的东南面。

“沙脱兰，我刚才话说得太生硬了，别怪我。午睡前时候不好，中午我总爱发脾气。”

“中尉在这儿是头，”他回答说。他想装出不高兴的样子，但却显得很激动。

“沙脱兰，别怪我……您有话对我说，您清楚我指的是什么事。”

“我并不清楚，真的，我不清楚。”

“沙脱兰，沙脱兰，我们认真谈谈吧，同我谈谈关于圣达维上尉的事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生硬地说。

“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圣达维上尉很勇敢，”他轻声说，头一直低着，他一个人去比尔马^①，去艾尔高原，一个人去那些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他很勇敢。”

“可能他很勇敢，”我用十分温和的语气说，“但他杀了他的伙伴毛雷奇，是不是？”

这位老中士又吓了一跳。

“他很勇敢，”他还是那句话。

“沙脱兰，您真是个孩子。您怕我把话告诉新来的上尉吗？”

我说到了要害处，他跳了起来。

“沙脱兰中士谁也不怕，中尉先生。他在阿波美^②打过刚勇的女兵，那里每个树林里都会伸出一只黑手把你的腿抓住，另一只手一刀就把它砍下来了，迅猛得就象子弹一

① 比尔马，撒哈拉南部尼日尔境内的绿洲。

② 阿波美，原达荷美首都，一八九二年被法军攻占。

样。”

“那么，大家说的，您自己……”

“喔，那些事只不过是说说罢了。”

“说说罢了？沙脱兰，在法国，大家到处都在说呢。”

他的头耷拉得更低了，但仍不回答。

“简直是驴脑袋，”我发火了，“你说呀！”

“中尉先生，中尉先生，”他哀求说，“我发誓我知道的事……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你知道的事，你马上告诉我，否则，我保证，一个月里，除了工作有关的事，一句话也不跟你说。”

哈西伊尼费勒的哨所里只有三十个土籍士兵和四个欧洲人：我，中士，一个下士，再加上古罗。我的威胁是很厉害的，它起作用了。

“喂！就是这么回事，中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至少以后您别怪我，对您说出关于上级的不该说的话。另外，这些话只是在茶余饭后说着玩的。”

“说吧！”

“一八九九年，我在斯法克斯^①是第四骑兵团的一个管司务的下士。我一直得到好评，加上不喝酒，当营长助理的一位上尉，就指定我管军官食堂，说实话，这是个好差事。我管采购、算帐和登记图书馆里借出的书（书不多），我还掌管酒柜的钥匙，因为只有这件事不能光靠命令来解决。上校是个光棍，也在食堂吃饭。一天晚上，他来晚了，面带愁容。坐下后，他让大家静一下。

① 斯法克斯，突尼斯港口，临加贝斯湾。

“‘诸位先生，’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也要征求各位的意见。事情是这样的：明天上午，《那不勒斯城号》要到斯法克斯来，圣达维上尉也在船上。他被任命到费里亚纳^①，现在他去就职。’

“中校停了一下。‘好，’我想，‘又得准备明天的菜了。’中尉先生，您一定知道这里的习惯，自从非洲有军官俱乐部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有一个军官路过，他的同僚们就上船去接他，然后在停靠期间请他来俱乐部。他摊派到的任务就是讲国内的新闻。哪怕来个小小的中尉，大家也都郑重其事。在斯法克斯，路过一个军官就意味着增加个好菜，喝瓶装的葡萄酒加上最好的白兰地。

“然而这一次，我从军官们交换的眼色里感到，陈白兰地可能得留在酒柜里了。

“‘先生们，我想你们都听说过圣达维上尉，也听说过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我们毋需同意这些说法，他的晋升和受勋使我们希望这类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怀疑一个军官和象同志一样地接待他，这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必要去越过这一步。关于这事，我很想听听诸位的意思。

“开始有一会儿冷场，军官们面面相觑，突然都变得严肃起来，就连平时最爱说笑的年青少尉也都如此。我躲在角落里，知道大家早已把我忘了，并竭力不出声，以免引人注意。

“‘上校先生’，终于一位少校先开了腔，‘我们感激您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想我的同事都清楚您指的是些十分难听的传闻。请允许我冒昧说几句。来这里以前我在巴黎陆军部的地理局任职。那里的许多军官，包括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对这件悲惨的事情都有看法，尽管不明说，但还能感觉出他

① 费里亚纳，突尼斯西部高草原区地名。

们对圣达维上尉的看法不好。’

“‘毛雷奇和圣达维去执行任务时，我正在巴马科。’一位上尉说‘遗憾的是，那里军官的看法同少校说的相差无几，但大家都承认只是些猜测。这事十分残酷，说实话，光靠猜测是不够的。’

“‘先生们，这些猜测至少会使我们不发表意见吧，’上校反驳说，‘我们并不作出判断，但也不一定要他坐到我们桌上来，因为那是表示兄弟般的敬意的一种方式。总之，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否认为应该给圣达维这种礼遇。’

“他一面说，一面挨个地看着他的军官。他们一个个都摇了摇头。

“‘我看大家是一致的，’上校接着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可惜还未完。《那不勒斯城号》将在明天上午抵港，接乘客的小船八点从港口出发。先生们，你们中间得有个人辛苦一趟，到轮船上。圣达维上尉可能想到俱乐部来，因为他认为根据传统习惯他会受到接待。我们不想让他来到这里，然后把他拒之门外而叫他蒙受耻辱。要避免他来，让他明白最好还是留在船上。’

“上校又看着他的军官。他们只得同意，但可以看出他们都感到不十分自在。

“‘我想你们中间不会有人自愿担当这项使命，所以我只好指定一个人。格兰让上尉，圣达维先生也是上尉，根据礼节，应该去一个同级军官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另外，您资历最浅，所以我不得不请您去办这件棘手的事了。我想毋需再告诉您办这事时要把话说得十分婉转。’

“格兰让上尉欠了欠身，其他人都松了口气。上校在的时候，他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当头头一走，他就说了这么

一句：‘有些事对晋升是颇关紧要的。’

“第二天吃午饭时，大家都急切地等他归来。

“‘怎么样？’上校简短地问了一句。

“格兰让上尉没立即回答。他坐到桌边，他的同事们正在配开胃酒。平时大家都笑他不会喝酒，这次，他却没等糖溶化就一口喝了一大杯苦艾酒。

“‘怎么样，上尉！’上校又重复了一句。

“‘好了，上校先生，办妥了。您可以放心，他不下船了。可是，老天，真是件难办的事！’

“其他军官没敢则声，但眼神里流露出既焦虑又好奇的心情。

“格兰让上尉又喝了一口水。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小船上一路就想好了该说的话。当我走上梯子时，却感到所有准备好的话都没用了。圣达维同船长正在吸烟室里。我见他正准备下船，简直鼓不起勇气把事情告诉他。他一身军礼服，军刀放在软垫长椅上，靴子上还带着马刺，在船上是不必要带马刺的。我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互相说了几句话。可能我的神色很不自然，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出他已经猜到了我的来意。他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船长，把我领到船尾的大舵轮旁边。在那里，我大胆说了来意。上校先生，我说了些什么呀！我说得结结巴巴的。他并不看我。他靠在舷墙上，面带笑容，眼睛无目的地看着远方。后来，我越解释越糟糕，他突然冷冷地盯着我说：亲爱的朋友，谢谢您专门来一趟，其实这完全不必要。我累了，也无意下船。不过，至少我还有幸认识您。既然我无法受到您的款待，您若能在小船离开之前接受我的邀请，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然后，我们回到吸烟室。他亲自调了鸡尾酒，还同我聊了会儿。我们谈到了两人都认识的朋友。我将永远忘不了这张脸，那眼神冷漠而带着嘲弄，声音温和又带点忧伤。哦！上校先生，先生们，我不知道在地理局和苏丹^①的哨所里别人会怎么说……但这只能是一个可怕的误会。这样一个人，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请相信我，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些，中尉先生。”沙脱兰停了一会儿，再把话说完，“我从未见过大家吃饭时气氛这样阴沉。军官们匆匆地吃着午餐，一言不发，谁也不想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然而，在这一片沉寂之中，可以发现大家的目光不断偷偷地转向一海里以外在海风里颠簸的《那不勒斯城号》。

“当他们来吃晚饭时，船还在。突然，一声汽笛长鸣，红黑相间的烟囱里冒出缭绕的浓烟，轮船启程去加贝斯了。到了这时，大家才重新聊起天来，但也还不如先前愉快。

“中尉先生，从那以后，在斯法克斯的军官俱乐部里，大家象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可能引起谈到圣达维上尉的话题。”

沙脱兰说话时声音很小，住在绿州的黑人不可能听见他讲的奇怪的故事。我们是在一小时前打出最后一枪的。水塘边上，斑鸠又放心大胆地玩起水来。一些神秘的大鸟在阴暗的棕榈树间飞来飞去。风已不那么烫人了，它吹得暗淡的棕榈叶簌簌作响。我们把军帽摘下来放在地上，让微风吹拂我们的双鬓。

“沙脱兰，”我说，“该回堡垒了。”

① 苏丹，这里指法属苏丹，即马里。

慢慢地，我们拣起了打死的斑鸠。我感到中士的目光在注视着我，里面流露出了责备的神色，好象后悔刚才说了那番话。但在归途中，我没有勇气随便开口打断那种忧郁沉默的状态。

我们到哨所时天差不多全黑了，还可以看到牵拉在旗杆上的旗子，但已经辨不清颜色了。西边，紫黑的天空下地平线被沙丘划得参差不齐，太阳已完全看不见了。

我们一跨进堡垒的大门，沙脱兰就走开了。

“我去马厩，”他说。

就留下了我一人。我回到要塞里欧洲人起居用和放军需品的那半边。我低下了头，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忧伤。

我想起了在法国驻防的朋友们：这时，他们正在回家，放在床上的夜礼服、肋状盘花纽的短上衣和漂亮的肩章都在等着他们。

“明天，”我想，“我就要求调走。”

堡垒的楼梯上已经一片漆黑，但我进去时，办公室里还有一片淡淡的光在晃动着。一个人正把胳膊支在我的桌子上，趴在那里看登记簿。他背对着我，没听见我进去。

“喂，古罗，小伙子，请随便些，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那人站了起来，我见他长得很高，很修长，但脸色苍白。

“费利埃中尉吗？”

他走过来，朝我伸出了手。

“圣达维上尉。很高兴认识您，亲爱的朋友。”

这时，沙脱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中士，”新来的人冷冷地说，“根据我看到的那点

事，我可不敢赞扬您。没有一只骆驼鞍上不缺环的。勒贝尔枪的枪托底板简直让人以为哈西伊尼费勒一年有三百天是下雨的。另外，今天下午您在哪儿？我来时，哨卡里的四个法国人中，我只看到一个因犯错误下放的人，坐在桌前喝着一杯烧酒。这种状况得改变一下，是不是？出去吧。”

“上尉先生，”我说道，声音十分紧张。而沙脱兰还直挺挺地立正着。“中士同我出去了，他不在岗哨，我应该负责。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个无可指责的士官。另外，如果我们预先知道您来的话……”

“当然，中尉，”他冷冷地说，微笑中带着讥讽，“我并没有把应记在您帐上的失职归咎于他。谁都清楚，一个军官离开一个象哈西伊尼费勒那样的哨所，哪怕只有两个小时，回来时很可能就看不见太多的东西了。亲爱的朋友，沙安巴族^①强盗可喜欢火器哩！为了得到您枪架上的六十枝枪，我敢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利用一个军官外出的机会，即使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也在所不惜。当然，我也了解这军官平时的表现还是十分出色的。跟我来，好吗？刚才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现在我们一起去看完吧。”

他已经到了楼梯上。我一声不吭地跟着他，沙脱兰走在最后。我听他自言自语，可以设想这声音里反映出什么样的心情：

“唉！真是，这里会有好戏看了。”

① 沙安巴族，住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西部大沙漠的阿拉伯游牧部族，法军初到时常遭到他们的抢劫破坏。

第二章 圣达维上尉

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坚信沙脱兰怕同新指挥处不好关系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常想，圣达维一开始之所以故意表示出如此生硬，可能是要镇住我们，以向我们表明他没有因过去的事而抬不起头来……总之，他到达的第二天就显得不一样了，他甚至表扬中士，说哨所收拾得不错，士兵的训练也很好。他对我十分客气。

“我们是同一届的，不是吗？”他对我说，“我们还是根据习惯你我相称好了，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惜这种信任的表示全然无用，这种相互之间不分上下的做法也是假的。从表面看，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对所有想去那里的人都开放着，有什么比它更容易接近的呢？然而，又有什么比它更为神秘莫测呢？在南方这个哨所里一起住上六个月，生活里一般就会水乳交融的。但是，我若明天就和另外一人去那无人问津的茫茫荒漠，那就是我冒险生涯里最为奇特的一章了。更何况那同行者的真实思想对我来说就同这荒漠一样难以揣测，而他却让我向往起这人迹全无的万里平沙。

这位怪僻的同伴首先引起我惊讶的事就是随之而来的行李。

当他一人从瓦格拉^①来到这里时，他让自己专骑的纯种

^① 瓦格拉，阿尔及利亚低撒哈拉最南部的绿洲，一八七二年被选择为行政中心。